

庄子复原本

注译

张远山 注译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④

庄子复原本注译

①

张远山
注译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
秋 水

题解

《秋水》被后于魏牟的《荀子》、《韩非子》，先于刘安的贾谊《吊屈原赋》钞引，必在魏牟版“外篇”。篇中著录魏牟面斥公孙龙，可证撰于前256年（庄歿30年，藺歿4年）魏牟自秦至赵，至前240年魏牟卒年（初始本成书下限）之间，撰者必非庄子、藺且，当为魏牟。文风张扬夸诞，意旨鲜明辛辣。著录庄子三事：“拒楚聘相”、“庄惠初见”发生之时，魏牟尚未出生。“庄惠辩鱼”发生之时，魏牟尚未失国。均非亲历亲闻，当属转闻于师（或即藺且）。

全文演绎《齐物论》义理，兼及内七篇其他义理。结构缜密，气势恢宏，文章之美，不逊庄子，尽管义理略有小失，仍为魏撰诸篇之冠，堪称千古不朽杰作。古今论庄者，常把《秋水》视为《庄子》首屈一指之篇，误视为庄子亲撰。

全文七章。三章寓言，四章记事，没有专明篇旨的卮言章，异于内七篇之每篇均有卮言章。第一河伯观海章为全文核心，章末五句具有卮言功能，其后六章演绎展开。

第二夔怜蚘章演绎庄学四境，因与郭象二境牴牾，郭象删去二节。本书根据三种旁证拟补206字，仅供参考。

复原本2845字。补脱文29字，删衍文4字，订讹文31字，更正误倒4处。

一

秋水时至，百川灌河^[1]，泾流之大，两涘渚崖之间，不辨牛马。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，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^[2]。顺流而东行，至于北海，东面而视，不见水端^[3]，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，望洋向若而叹曰^[4]：“野语有之，曰‘闻道百，以为莫己若’者，我之谓也。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，而轻伯夷之义者^[5]，始吾弗信，今我睹子之难穷也，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。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。”^[6]

北海若曰^[7]：“井鱼不可以语于海者，拘于墟也；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，笃于时也；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，束于教也^[8]。今尔出于崖涘，观于大海，乃知尔丑，

尔将可与语大理矣^[9]。天下之水，莫大于海。万川归之，不知何时止而不盈；尾闾泄之，不知何时已而不虚。春秋不变，水旱不知。此其过江河之流，不可为量数。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^[10]，自以比形于天地，而受气于阴阳，吾在天地之间，犹小石小木之在泰山也^[11]，方存乎见少，又奚以自多？

“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，不似曩空之在大泽乎？计中国之在海内，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？号物之数，谓之万，人处一焉^[12]；人萃九州，谷食之所生，舟车之所通，人处一焉^[13]。此其比万物也，不似毫末之在于马体乎？五帝之所禅，三王之所争，仁人之所忧，任士之所劳，尽此矣^[14]。伯夷辞之以为名，仲尼语之以为博，此其自多也，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？”^[15]

今译

秋水适时而至，百川灌入黄河，河水流量之大，站在两边河岸，不能分辨牛马。于是河伯欣然自喜，以为天下之美尽在于己。顺着河流东行，抵达北海，向东远望，不见海水终端，于是河伯开始改变自得的面目，遥望汪洋向北海若感叹说：“民间谚语，批评‘闻道上百，以为无人及我’之人，说的正是我呀。而且我曾听说有人鄙视仲尼的见闻，轻视伯夷的义行，当初我不相信，如今我目睹你的浩淼无穷，我若非来到你的门前就危殆了。我将永远被大方之家耻笑。”

北海若说：“不可与井鱼谈论海洋，是因为井鱼拘限于空间；不可与夏虫谈论冰雪，是因为夏虫局囿于时间；不可与曲士谈论大道，是因为曲士束缚于教条。如今你走出河岸，观看大海，方知你的鄙陋，才可与你谈论至理。天下之水，莫大于海。万川归流其中，不知何时停止而大海永不满溢；尾闾外泄海水，不知何时停止而大海永不枯竭。春潮秋汛不能改变，洪涝干旱没有知觉。因此大海超过江河之处，不可用数量计算。而我从未因此自以为多，自以为我受形于天地，而禀气于阴阳，我处于天地之间，犹如小石小树处于泰山，正自以为少，又怎敢自以为多？

“计算四海处于天地之间，不也类似于蚁穴处于大泽吗？计算中国处于四海之内，不也类似于米粒处于太仓吗？言说物类的数量，称为万物，人类仅居万分之一；人类聚居九州，五谷所生长的地方，舟车所通达的区域，人类仅居万分

之一。因此人类处于万物之中，不也类似毫末处于马体吗？五帝所禅让的，三王所争夺的，仁人所忧虑的，百官所操劳的，都是毫末。伯夷辞让毫末的万分之一却自以为名誉，仲尼谈论毫末的万分之一却自以为渊博，他们自以为多，不也类似于你原先自以为水量之多吗？”

校注

[1] 百川：隐喻“小知”。

[2] 河伯：黄河之神，隐喻“大知”。欣然自喜，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：魏撰《天下》“以其有，为不可加”、“得一察焉以自好”。

[3] 北海：渤海。东面而视，不见水端：从黄河入海口东望，看不见渤海的极端。

[4] 旋其面目：改其自喜之色。若：北海若。

[5] 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：点破“河伯”隐喻“仲尼、伯夷”。○林希逸：“意在夫子与伯夷，故借河海以言之。”

[6] 大方之家：道术之家（《山木》辨析二）。○以上河伯第一问，仿拟内七篇之孔子自贬。

[7] 北海若：渤海之神，隐喻“至知”。

[8] “井鱼”三句：演绎《逍遥游》“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”。○井鱼（小鱼）、夏虫（小虫），隐喻曲士（小知），合于《逍遥游》四境动植范型。

【校勘】“鱼”旧讹为“蛙”。王引之、沈德鸿、刘文典、王叔岷、张默生据《吕览·谕大》、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、《水经·赣水注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困学纪闻》引文校正。

[9] 大理：“道”之变文。○“大理”异于“小理”。此物之“小理”与彼物之“小理”，有异有同。异者不具普遍性，同者具有普遍性，即“大理”（道）之一端。

[10] 吾未尝以此自多：阐明“至知无知”，贬斥大知小知“自美”“自多”、自矜其知。

[11] 吾在天地之间，犹小石小木之在泰山也：此句与下“此其比万物也，不似毫末之在于马体乎”，演绎《齐物论》“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，而泰山为小”。

○旧多盲从郭注，谬解《齐物论》主张“秋毫”大于“泰山”，视为颠倒常识的相对主义诡辩。《秋水》足证其非。参看本章第四节：“以差观之，因其所大而大之，则万物莫不大；因其所小而小之，则万物莫不小。”

[12] 号物之数，谓之万，人处一焉：以人对万物言（马其昶）。

[13] 人萃九州，谷食之所生，舟车之所通，人处一焉：以一人对众人言（马其昶）。

【校勘】“萃”旧讹为“卒”。于鬯、丁展成、方勇、陆永品校正。

[14] “五帝”五句：义同魏撰《则阳》蜗角蛮触之争。

【校勘】“禅”旧讹为“连”（连），《阙误》引江南本又讹为“运”（运）。王叔岷、张默生、陈鼓应校正。

[15] “伯夷”四句：再次点破“河伯”隐喻“伯夷、仲尼”。○撰者混淆“伯”、“仲”，不合四境排行隐喻。

◎第一章第一节：抉发《齐物论》贬斥大知小知、褒扬至知之义。贬斥小知（曲士）、大知（河伯、伯夷、仲尼）自多自矜、不“道”己德；褒扬至知（北海若）致无其知、自“道”己德。

河伯曰：“然则吾大天地，而小毫末，可乎？”^[1]

北海若曰：“否。夫物，量无穷，时无止，分无常，终始无固^[2]。是故至知观于远近，故小而不寡，大而不多，知量无穷^[3]；证向今故，故遥而不闷，掇而不跂^[4]，知时无止；察乎盈虚，故得而不喜，失而不忧，知分之无常也。明乎坦途，故生而不悦，死而不祸，知终始之不可固也。^[5]

“计人之所知，不若其所不知；其生之时，不若未生之时。以其至小，求穷其至大之域，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^[6]。由此观之，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细之倪？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穷至大之域？”

今译

河伯问：“那么我视天地为至大，而视毫末为至小，是否可以呢？”

北海若答：“不可以。万物，空间没有穷尽，时间没有终止，分化没有常态，

死生没有固定。所以至知洞观远近,明白小物不应自小,大物不能自大,从而彻悟空间没有穷尽;所以至知求证古今,明白古代并不神秘,当代不应拔高,从而彻悟时间没有终止;所以至知考察盈虚,明白获得不必欢喜,失去不必忧愁,从而彻悟分化没有常态;所以至知明辨大道,明白生存不必欣悦,死亡不必悲戚,从而彻悟死生没有固定。

“计算人所知的空间,不及所不知的空间;人在世的时间,不及不在世的时间。以此至小之域,求索穷尽至大之域,所以至知自悟迷乱而不敢自得。由此看来,又如何能知毫末就足以定为至小之端?又如何能知天地就足以穷尽至大之域?”

校注

[1] 河伯第二问:北海若既言天地大于河海,河海小如毫末。河伯遂问可否“大天地”、“小毫末”。

[2] 夫物,量无穷,时无止,分无常,终始无固:总提四义,下文分释。

【校勘】“终始无固”、下文“知终始之不可固也”之“固”,旧皆讹为“故”。高亨校正。

[3] 至知观于远近,故小而不寡,大而不多:首句褒扬至知“以道观之”而无弊,次句超越“小知”,末句超越“大知”。○下节“自细视大者不尽”贬斥“小知”囿于小而有蔽,“自大视细者不明”贬斥“大知”囿于大而有蔽。

【校勘】郭象为了自圆谬解“褒大知、贬小知”,篡改“至知”为“大知”(本篇三处,此为第一处),证见郭注“大知”。内七篇褒扬“至知”,贬斥“大知”,外杂篇亦然,本处不可能褒扬“大知观于远近”。

【辨析一】内七篇褒扬“至知”、“达人”,贬斥“大知”、“小知”,无一“大人”,外杂篇亦然。《秋水》、《则阳》各有一处“至知”,被郭象篡改为“大知”。《秋水》二处、《知北游》一处、《管仲》二处、《则阳》二处、《在宥》一处“达人”,被郭象篡改为“大人”。《管仲》二处“达”,被郭象篡改为“大”。《则阳》一处“人”,郭象妄增“大”字,变成“大人”。郭象为了自圆谬解“褒大知、贬小知”,篡改原文“至(知)”、“达(人)”,为“大(知)”、“大(人)”,涉及五篇十三处(详见其注)。

[4] 遥而不闷:遥,扣“故”。不闷,不神秘。掇而不跂:掇,扣“今”。跂,踮

足,引申为拔高。不跂,不拔高。○儒墨“法先王”,拔高古代之君(神秘化亦属拔高)。法家“法后王”,拔高当代之君。道家“法自然”(《老子》),反对拔高先王、后王。

【校勘】“跂”或作“企”,字通。或撰《字泰定》“人见其跂,犹之魁然”,新外篇《马蹄》“蹠跂为义”、“悬跂仁义”、“蹠跂好知”,杂篇《泰初》“儒墨乃始离跂自以为得”,均训拔高。

[5] 坦途:“道”之变文。

生而不悦,死而不祸:义本《大宗师》“不知悦生,不知恶死”。

终始之不可固:义本《大宗师》“反复终始,不知端倪”。○上言至人之四知:知“量无穷”,即彻悟空间之无穷。知“时无止”,即彻悟时间之无止。知“分之无常”,即彻悟物化之无常。知“终始之不可固”,即彻悟造化之循环。

[6] 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:至人自知迷乱,自知无知,故“不能自得”。义本《大宗师》“不自得”。

◎第一章第二节:抉发内七篇之“至知致无其知”、“不自得”、自“道”己德。

河伯曰:“世之议者皆曰:‘至精无形,至大不可围。’是信情乎?”^[1]

北海若曰:“夫自细视大者不尽,自大视细者不明^[2]。夫精,小之微也^[3];埤,大之殷也^[4];故异便耳,此势之有也^[5]。夫精粗者,期于有形者也^[6];无形者,数之所不能分也;不可围者,数之所不能穷也^[7]。可以言谕者,物之粗也;可以意致者,物之精也;言之所不能谕,意之所不能致者,不期精粗焉。^[8]

“是故达人之行^[9],不出乎害人,不多仁恩;动不为利,不贱门隶;货财弗争,不多辞让;事焉不借人,不多食乎力;不贵清廉,不贱贪污^[10];行殊乎俗,不多僻异^[11];为在从众,不贱佞谄;世之爵禄不足以为劝,戮耻不足以为辱;知是非之不可为分,细大之不可为倪^[12]。闻曰:‘至人不闻^[13],至德不得,达人无己^[14]。’约分之至也。”

今译

河伯问:“世上论者都说:‘至精之道不见其形,至大之道不可范围。’此言可

信而真实吗？”

北海若答：“小物观照大物不能穷尽，大物观照小物不能分明。精微之物，比小物更小；巨大之物，比大物更大；所以每物各有方便与不便，这是情势固有之圈。小大精粗，只能判断有形的万物；无形的至精，是数量所不能分明的；不可范围的至大，是数量所不能穷尽的。可用言语阐明的，是万物的粗略；可用心意达至的，是万物的精微；言语所不能阐明，心意所不能达至的至精至大之道，超越小大精粗的万物。

“因此达道至人的行为，既不存心害人，也不推崇仁恩；行动不为求利，也不鄙视求利之徒；既不争夺货财，也不虚假辞让；做事既不借重他人，也不矜夸自食其力；既不崇尚清高廉洁，也不鄙薄贪婪卑污；行为异于世俗，也不乖僻立异；为人随缘从众，也不鄙视巧言谄媚；庙堂爵禄不足以劝进之，庙堂刑戮也不足以羞辱之；知晓是非不可细分，小大不可终极。曾闻教诲说：‘至人不求闻达，至德从不自得，达者无己丧我。’约束本分之至。”

校注

[1] 河伯第三问：北海若既言天地并非至大，毫末并非至小。河伯遂问何者“至小”、何者“至大”。

至精：元气最小单位，万物始基。至大：万物始基之总和。○“至精”、“至大”均谓道。

至精无形，至大不可围：义同魏撰《则阳》“精至于无伦，大至于不可围”。

[2] 自细视大者不尽，自大视细者不明：小物视大物不能尽，大物视小物不能明。○小知、大知亦然。

[3] 精，小之微也：“精”谓小物中的至微之物（异于“至精”之道），观照至大之道更不能尽。

[4] 埤 pǒu，大之殷也：“埤”谓大物中的至大之物（异于“至大”之道），观照至精之道更不能明。○吴世尚：“外城谓之‘埤’，大外之大也。”方勇、陆永品：“‘埤’通‘郭’，外城。”

[5] 故异便耳，此势之有也：万物无论小大，各有便与不便，无不有蔽，这由

物德之本性决定。○蔣撰《山木》：“人之不能有天，性也。”

【校勘】“耳”字旧脱。刘文典、王孝鱼、王叔岷据《阙误》引张君房本校补。

[6] 有形者：有形之物。“精”、“粗”只可言说有形之物。

[7] 无形者：上扣“至精无形”之道。不可围者：上扣“至大不可围”之道。

○道“至精无形”，故能遍在至小之物；道又“至大不可围”，故至大之物不能穷尽。参看杂篇《天道》所引庄言“夫道，于大不终，于小不遗，故万物备”，魏撰《知北游》“六合为巨，未离其内；秋毫为小，待之成体”。

[8] “可以言谕”七句：言谕，用言语阐明。意致，用心意达至。物之粗略表象，可用言语阐明。物之精微本质，可用心意达至。道既不能用言语阐明，又不能用心意达至。

【校勘】两“谕”旧讹为“论”（论），形近而讹，义遂不通。据陆释一本作“谕”校正。○“意之所不能致者”，“致”前旧衍“察”字，当属注家旁注于“致”，后遂臚入正文。马叙伦、严灵峰、陈鼓应据上文“可以意致”校删。

[9] 达人：达，训至。即“至人”。

【校勘】郭象篡改“达人”为“大人”，证见郭注“大人”。详见《秋水》辨析一。○“达人之行”义同蔣撰《达生》“至人之行”，足证郭版“达人之行”必非原文。

[10] 【校勘】“不贱贪污”前，陶鸿庆、王叔岷据上下均为二句相对，疑有脱文。王叔岷据成疏“非关苟贵清廉，贱于贪污”，拟补“守贵清廉”。王补四字，缺成疏“非关”之义，多成疏所无之“守”。又相对二句之前句，均为否定式，此句不当独作肯定式。○《齐物论》“至廉不谦……廉清而不信”，《天运》所引庄言“忠信贞廉……不足多也”，亦证所脱前句当作“不贵清廉”。

[11] 行殊乎俗：此句足证庄学反对“从其俗”。旧多盲从郭象反注，谬解庄子主张“从其俗”（《天下》辨析二八）。

[12] 细大之不可为倪：倪，极。物之细小、巨大尚无极限，天道更无极限。○《逍遥游》“无极之外复无极”，《齐物论》“天倪”、“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，而泰山为小”。

[13] 【校勘】“至”旧讹为“道”，据蔣撰《山木》“至人不闻”校正。“道人”

仅此一见，必非原文。当属或人欲避“至人”、“至德”之词复而妄改。○外杂篇抉发内七篇的庄学至境，不避词复。证见《至乐》“至乐无乐，至誉无誉”，《田子方》“至阴肃肃，至阳赫赫。……夫得是，至美至乐也。得至美，而游乎至乐，谓之至人”，《知北游》“至言去言，至为去为”，《宇泰定》“至礼不人，至义不物，至知不谋，至仁无亲，至信辟金”，《天运》“至贵，国爵摒焉；至富，国财摒焉；至显，名誉摒焉”，《刻意》“心不忧乐，德之至也；一而不变，静之至也；无所与忤，虚之至也；不与物骹，淡之至也；无所与逆，粹之至也”。

[14]【校勘】 郭象篡改“达人”为“大人”，证见郭注“大人”。详见《秋水》辨析一。○“达人无己”义同《逍遥游》“至人无己”，足证郭版“大人无己”必非原文。

【辨析二】 陈鼓应：“‘是故大人之行……约分之至也’这一段和上下文义不相干涉，显系他文错入，或为后人羸入。当删。”陈疑《庄子》不当褒扬“大人”，不无其理，删之轻率。北海若之言均分二层，第一层针对河伯之问，第二层展开。“是故大人之行”即本节第二层，其中“知是非之不可为分，细大之不可为倪”二句，与本节第一层“自细视大”、“自大视细”直接相涉，又伏下节“倪贵贱”、“倪小大”。

◎第一章第三节：抉发《齐物论》“至知致无其知、小知大知自矜其知”之义。

河伯曰：“若物之外，若物之内，恶至而倪贵贱？恶至而倪小大？”^[1]

北海若曰：“以道观之，物无贵贱^[2]。以物观之，自贵而相贱^[3]。以俗观之，贵贱不在己^[4]。以差观之，因其所大而大之，则万物莫不大；因其所小而小之，则万物莫不小；知天地之为稊米也，知毫末之为丘山也，则差数睹矣^[5]。以功观之，因其所有而有之，则万物莫不有；因其所无而无之，则万物莫不无；知东西之相反，而不可以相无，则功分睹矣^[6]。以趣观之，因其所然而然之，则万物莫不然；因其所非而非之，则万物莫不非；知尧桀之自然，而不可以相非，则趣舍睹矣。^[7]

“昔者尧、舜让而帝，之、咍让而绝^[8]；汤、武争而王，白公争而灭^[9]。由此观之，争、让之礼，尧、桀之行，贵贱有时，未可以为常也^[10]。梁纛可以冲城，而不

可以窒穴，言殊器也；骐驎骅骝，一日而驰千里，捕鼠不如狸狌，言殊技也；鸱鸢夜撮蚤，察毫末，昼出瞋目而不见丘山，言殊性也^[11]。故曰‘盍师是而无非，师治而无乱乎’？^[12]是未明天地之理、万物之情者也。是犹师天而无地，师阴而无阳，其不可行明矣，然且语而不舍，非愚则诬也^[13]。五帝殊禅，三代殊继^[14]；差其时、逆其俗者，谓之篡夫；当其时、顺其俗者，谓之义徒。默默乎河伯！汝恶知贵贱之门，小大之家？”

今译

河伯问：“若从物的外形，若从物的内德，如何达至贵贱的分际？如何达至小大的分际？”

北海若说：“用天道视角观照，万物没有贵贱。用每物视角观照，每物自贵而相互贱视。用世俗视角观照，贵贱不在自身。用差别视角观照，依据比别物大就视为大物，那么万物均属大物；依据比别物小就视为小物，那么万物均属小物；知晓天地相对小如米粒，知晓毫末相对大如山丘，就能洞观小大差别的相对。用功用视角观照，依据每物具有的功用就视为有用，那么万物均属有用；依据每物不具有的功用就视为无用，那么万物均属无用；知晓东方、西方虽然方向相反，却不能相互取消，就能洞观功用职分的相对。用取舍视角观照，依据每物之然而视之为然，那么万物均有其然；依据此物被彼物所非而视之为非，那么万物均有其非；知晓唐尧、夏桀虽然自以为然，却不能相互视之为非，就能洞观取舍选择的相对。

“从前唐尧、虞舜禅让却为帝，子之、燕哱禅让却灭绝；商汤、周武争夺却为王，白公争夺却灭绝。由此看来，争夺、禅让的礼法，唐尧、夏桀的行为，有时可贵有时可贱，不可视为恒常之道。梁柱可以冲垮城门，却不可挖掘蚁穴，说明器用有异；骏马一日奔驰千里，捕鼠不如狸猫，说明技能有异；鸱枭夜捕跳蚤，明察毫末，白昼出来瞪大双目而不能看见丘山，说明天性有异。所以有人说：‘何不师法是而否定非，何不师法治而否定乱？’这是未明天地至理、万物真相的愚人。如同师法天而否定地，师法阴而否定阳，其不可行甚明，然而仍旧说个没完，若非愚蠢就是欺骗。五帝以不同方式禅让，三代以不同方式相继；不合时势、违逆

民俗之人，称为篡窃之夫；符合时势、顺从民俗之人，称为正义之徒。闭嘴吧河伯！你怎能明白贵贱之门，小大之家？”

校注

[1] 河伯第四问：北海若既言天道既是至大、又是至小，河伯遂问如何判断物与物的相对贵贱、相对小大。

[2] “以道观之”二句：以天道视角观物，万物齐同于道，没有贵贱。○抉发《齐物论》“道↘物”对待的绝对关系。

[3] “以物观之”二句：以每物视角观物，物皆自贵而互贱。○抉发《齐物论》“物/物”双向对待的相对关系。

[4] “以俗观之”二句：以世俗视角观物，贵贱标准是外在伪道，而非自身真德。盲从伪道者常处贵位，顺应天道者常处贱位。○抉发内七篇贬斥的价值颠倒。

[5] “以差观之”八句：以差别视角观物，与更小之物相比，万物皆大；与更大之物相比，万物皆小。○抉发《齐物论》“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，而泰山为小”。此证《齐物论》并不主张秋毫大于泰山，而是以道极视点超越以秋毫为至小、以泰山为至大的俗见。

[6] “以功观之”八句：以功能视角观物，每物的物德之量皆异，功能亦异。每物皆有所具的功能，皆有不具的功能，故不可矜夸自己的功能，不可否定别物的功能。○第二章展开此义。

【校勘】“功分睹”旧讹为“功分定”。与下节抉发“贵贱小大”之“反衍谢施”，即“功分无定”牴牾。上文“以差观之”，结以“差数睹”。下文“以趣观之”，结以“趣舍睹”。此处“以功观之”，亦当结以“功分睹”。○郭注贬斥“功分无时可定”，可证郭象妄改“功分睹”为“功分定”。○庄学言“分”，乃“自然”之分。郭象言“分”，乃“名教”之分。庄义“名教”悖于“自然”，认为名教之分，悖于自然之分。郭义“名教即自然”，认为名教之分，即自然之分。

[7] “以趣观之”八句：趣，同趋、取。以取舍视角观物，物皆有是有非，尧、桀亦然。○抉发《齐物论》“无物不然”、“然于然，不然于不然”、“与其誉尧而非

桀也，不如两忘而化其道”。

尧桀之自然：尧桀之自是。成疏：“‘然’，犹‘是’也。”

【校勘】“知尧桀之自然而不可以相非”，旧脱“不可以”三字，与上句“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”不偕。○“捨”（舍）旧讹为“操”，形近而讹。刘文典校正。

[8] 之、哱让而绝：前316年燕王哱禅让王位于燕相子之，齐宣王伐灭之。

[9] 白公争而灭：前480年楚白公胜作乱，叶公子高伐灭之。

[10] “由此观之”五句：贬斥“尧、桀”、“汤、武”的庙堂人道均属相对是非，“未可为常”。

[11] 梁欂：栋梁。○“殊器”、“殊技”、“殊性”三喻，抉发“万物殊理”（魏撰《则阳》），阐明“万物同道”。义本《逍遥游》“狸狌能执鼠，螾牛不能执鼠”，《齐物论》“毛嫱西施，人之所美也，鱼见之深入，鸟见之高飞”。

[12] 盍：何不。

[13] “是未明”至“非愚则诬也”六句：贬斥“故曰”二句，认为庙堂相对之是，并非绝对之是；庙堂有为之治，必致有为之乱。○或撰《天地》“治，乱之率也”，或撰《天运》“三王之治天下，名曰治之，而乱莫甚焉”。

[14] 五帝殊禅，三代殊继：上扣“殊器”、“殊技”、“殊性”，“尧、舜让而帝，汤、武争而王”，阐明庙堂伪道并非永恒不变的真道。

【校勘】“五帝殊禅”旧讹为“帝王殊禅”，“帝王”与“三代”（三王）重迭，又与上文“尧、舜让而帝，汤、武争而王”牴牾。马叙伦校正。

◎第一章第四节：列举“以道观之”等价值六观，抉发《齐物论》“人道是非相对、天道是非绝对”之义。

河伯曰：“然则我何为乎？何不为乎？吾辞受趣舍，吾终奈何？”^[1]

北海若曰：“以道观之^[2]！何贵何贱？是谓反衍；无拘尔志，与道大蹇。何少何多？是谓谢施；无一尔行，与道参差^[3]。僂僂乎若国之有君，其无私德；繇繇乎若祭之有社，其无私福；泛泛乎若四方之无穷，其无所畛域^[4]；兼怀万物，其孰承翼^[5]？是谓无方^[6]。万物一齐，孰短孰长^[7]？道无终始，物有死生^[8]。不

恃其成，一虚一盈，不位乎其形^[9]。年不可举，时不可止；消息盈虚，终则有始^[10]。是所以语大之义，论万物之理也^[11]。物之生也，若骤若驰，无动而不_变，无时而不_移^[12]。何为乎？何不为乎？夫固将自化！”^[13]

今译

河伯问：“那么我应该怎么做？不该怎么做？我拒绝、接受、选择、舍弃，我终究应该如何？”

北海若说：“用天道视角观照！万物有何恒定的贵贱？贵贱不断反向转化；不要拘限你的心志，从而与道违背。万物有何恒定的多少？多少不断代谢转移；不要坚执你的行为，从而与道错位。天道俨然如若邦国之君主，没有偏心的恩德；天道油然如若祭台之社神，没有偏心的福泽；天道广大如若四方之无穷，没有边界的拘限；天道兼怀万物，谁能独承羽翼？这叫不偏一方一隅。万物齐一于道，哪有什么短长？天道无终无始，万物有死有生。万物不可自恃有成，一时亏虚一时满盈，永不定位于一时之形。年岁不会穷尽，时间不会终止；消亡、生息、满盈、亏虚，旧物终结就新物开始。这是我所能奉告的天道大义，所能谈论的万物至理。每物的一生，如同骏马疾驰，没有举动不在变化，没有时刻不在移易。你应该怎么做？不该怎么做？你当然应该自适顺化！”

校注

[1] 河伯第五问：北海若既言价值六“观”，河伯遂问当以何者为至高价值观。

[2] 以道观之：此句直答河伯之问，阐明当以“以道观之”为最高价值观。○四字单独断句，与下“何贵何贱”不连。旧多连读，文义遂淆。“何贵何贱”以下，并非解释“以道观之”之义（上节“以道观之，物无贵贱”已释），而是阐明为何必须“以道观之”。

[3] 反衍：反向衍生。谢施：代谢分施。○物无常贵常贱，无不反向衍生，代谢循环，贵则趋贱，贱则趋贵。

【辨析三】“无拘尔志，与道大蹇”、“无一尔行，与道参差”，二“无”皆领下

七字。旧多误释为撰者主张“与道大蹇”、“与道参差”。○“无拘尔志”乃谓庄学真谛“因循内德”，“无一尔行”乃谓庄学俗谛“因应外境”。后句参看蔺撰《山木》所引庄言“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”，或撰《天地》“与物化而未始有恒”，杂篇《子张》“无专尔行”。《淮南子·俶真训》：“至道无为，一龙一蛇，盈缩卷舒，与时变化。”东方朔《诫子书》：“圣人之道，一龙一蛇，形见神灭，与物变化，随时之宜，无有常处。”

[4] “严严乎”二句、“繇繇乎”二句、“泛泛乎”二句：“以道观之”的至高价值观“无所畛域”，如同“国之有君”、“祭之有社”，统领“有所畛域”其他价值五观。○演绎《齐物论》“道未始有封，言未始有常，为是而有畛”。

【校勘】“严严乎”旧脱一“严”。奚侗、刘文典、王叔岷、陈鼓应据下文“繇繇乎”、“泛泛乎”校补。○“泛泛乎”下旧衍“其”字，王叔岷据上文“俨俨乎”、“繇繇乎”下均无“其”字校正。

[5] 兼怀万物，其孰承翼：天道兼怀万物，谁能独承羽翼？○《齐物论》“圣人怀之”。

[6] 无方：道术（《大宗师》）。○“以道观之”属“道术”，并非“道体”。“无方”道术，仿效“无方”道体。

【辨析四】“大方”、“无方”均本《老子》“大方无隅”。《老子》“大方无隅”之“方”、“隅”互文同训，故“大方”直取《老子》，“无方”义取《老子》，义同《老子》“无隅”。○“大方”首见蔺撰《山木》，魏撰《秋水》、《则阳》、《管仲》承之。“无方”首见魏撰《秋水》，又见魏撰《知北游》“应物无方”，或撰《天运》“动于无方”、“无方之转”，新外篇《在宥》“行乎无方”。

[7] 万物一齐，孰短孰长：“短长”上扣“贵贱”、“少多”。抉发《齐物论》“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”的“齐物”之旨。

[8] “道”、“物”二句：抉发“道↘物”绝对关系。○《大宗师》“杀生者不死，生生者不生”。

[9] “不恃其成”三句：承上“物有死生”，省略主语“物”（直指河伯，泛指万物）。隐斥河伯特秋水一时之盈，而自恃其成。

【校勘】“盈”旧讹为“满”，汉代避惠帝刘盈讳而改。杨树达、陈鼓应据下

文“消息盈虚”(古人漏改)复原。

[10] 年不可举,时不可止;贬斥河伯(孔子替身)欲使时间停止于“先王之治”。○或撰《天运》“时不可止,道不可壅”。

消息盈虚,终则有始;物化无尽,旧死新生。演绎《大宗师》“万化未始有极”、“弊而复新”。

[11] 大义之方:上扣“大方”。“大义”为合道之义、天下公义。《齐物论》“忘义”,乃忘“小义”,即悖道之义、庙堂私“义”。

万物之理:上扣第一节“尔将可与语大理矣”,意为“万物同道殊理”。○《齐物论》上篇专明庄学俗谛“万物殊理”(魏撰《则阳》),参看《养生主》“依乎天理,因其固然”。《齐物论》下篇专明庄学真谛“万物同道”,参看《大宗师》道论章。

[12] “物之生也”四句:隐斥河伯之水不会永远盈满,大海之水“春秋不变”(隐喻天道恒定不变)。

[13] 何为乎?何不为乎?夫固将自化:义本《老子》“道恒无为而无不为,侯王若能守之,万物将自化”、“我无为而民自化”。○《老子》、《秋水》以“道”为前提,主张顺“道”而“自化”。郭象否认“道”之存在,反注“自化”,主张无“道”而“独化”。

◎第一章第五节:重申“以道观之”为至高价值观,抉发内七篇“顺道循德”之义。

河伯曰:“然则何贵于道邪?”^[1]

北海若曰:“知道者必达于理^[2],达于理者必明于权^[3],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^[4]。至德者,火弗能热,水弗能溺,寒暑弗能害,禽兽弗能贼^[5]。非谓其薄之也,言察乎安危,宁于祸福,谨于去就,莫之能害也^[6]。故曰:天在内,人在外^[7],德在乎天^[8]。知夫人之行,本乎天,位乎德,踟躅而屈伸^[9],返要而悟极。”^[10]

今译

河伯问:“那么为何要以天道为贵呢?”

北海若说:“知晓天道之人必定达于物理,达于物理之人必定明于权衡,明